



波德莱尔大冒险

③ 荒唐寄宿学校·凶险假电梯

(美国) 莱蒙·斯尼凯特 著 王悦 王东风 林玉鹏 译
译林出版社



波德莱尔大遇险

③ 荒唐寄宿学校·凶险假电梯

[美国] 莱蒙尼·斯尼凯特 著 王悦 王东风 林玉鹏 译

THE AUSTERE ACADEMY
THE ERSATZ ELEVATOR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唐寄宿学校;凶险假电梯/(美)斯尼凯特(Snicket, L.)著;
王悦,王东风,林玉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4
(波德莱尔大遇险之三)
书名原文:The Austere Academy; The Ersatz Elevator
ISBN 7-80657-528-6

I. ①荒... ②凶... II. ①斯... ②王... ③王... ④林...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1948 号

Copyright © 2002 by Lemony Snicket.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perCollins Children's Book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3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1-098号

书 名 荒唐寄宿学校/凶险假电梯
作 者 [美国]莱蒙尼·斯尼凯特
插 图 [美国]布莱特·赫尔奎斯特
译 者 王 悦 王东风 林玉鹏
责任编辑 张 遇
原文出版 HarperCollins *Publisher*, 199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181 千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528-6/I·395
定 价 14.6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贝雅特丽齐——

你将永远在我心中，
在我脑海中，
在你的墓穴中。

荒唐寄宿学校



第一章

要是你想给全世界最惹人讨厌的人颁发一块金牌，那这块金牌肯定要发给一个叫卡米丽塔·斯巴茨的人。其实，就算你不给她，卡米丽塔也会一把将金牌从你手上抢过去。她粗鲁，野蛮，还特别邋遢。最倒霉的是我还得费力气给你们讲她的事情，不过，话说回来，就算不提这个让人讨厌的孩子，在这个故事里我还是会讲好多其他恐怖而悲惨的事情。

谢天谢地，好在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不是那个讨厌的卡米丽塔，而是波家的孤儿们：维奥莉、克劳斯和萨妮。要给他们三人发奖的话，那一定得是“逆境求生”奖。逆境，在这里的意思就是“麻烦”，这世上很少有人像这三个孩子一样遇到过这么多的麻烦，而且无论他们走到哪，麻烦好像总是跟着他们。一切不幸都是一场可怕的大火引起的，在那场火灾里，他们的爸爸妈妈死去了，当时他们正在海滩上玩耍。父母死后，这三个孩子就被送去和一个名叫奥拉夫伯爵的远房亲戚同住。

要是你打算给奥拉夫伯爵一块金牌，那在颁奖典礼之前，你可一定要把那金牌找个地方锁好了，因为他贪婪而邪恶，肯定会想办法在发奖之前就把金牌给偷出来。波家的孤儿们并没有金牌，不过他们有父母留给他们的是一大笔财产，那就是奥拉夫伯爵千方百计想要抢夺的东西。后来，这兄妹三人好不容易才从他的魔掌里逃了出来。但从那时起，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奥拉夫伯爵和他那些又凶又臭的走狗就追到哪里。不管谁照看孩子们，奥拉夫伯爵都会出现在附近，干出无数卑鄙的勾当来：绑架、谋杀、恐吓电话、欺骗、下

The Austere Academy

毒、催眠、恶毒的折磨，简直数都数不完。在逃离奥拉夫伯爵的过程中，波家兄妹把这些苦难都尝了个遍。可更糟糕的是，奥拉夫伯爵总能逃脱警察的追捕，所以他总会在某个地方再次出现。可怕的事情一再发生，这个故事讲的就是这些事。

我现在告诉你这个故事就是这样。马上你就会读到粗鲁、野蛮又邋遢的卡米丽塔·斯巴茨的事，如果你实在忍受不了她，那你最好还是趁早把这本书放下，去看点别的什么吧，因为，后面要讲的还更可怕呢。比起维奥莉、克劳斯和萨妮后来遇到的那些麻烦，被卡米丽塔撞一下根本算不上什么，简直就像小孩子去买冰淇淋那么普通。

“别挡道，你们这群蛋糕虫！”那个邋里邋遢的小女孩，又粗鲁又野蛮地嚷嚷着，把波家的孩子们一把推开，冲了过去。维奥莉，克劳斯和小萨妮一时间吓得说不出话来。他们站在一条铺着砖块的路上。这条路一定很老很旧了，地上的砖缝之间渗出一片片黑糊糊的青苔。路的周围是一大片干枯的草坪，就好像从来没有人给那些草浇过水似的。成百上千个孩子在草坪上四面八方乱跑。有的孩子不小心滑倒了，扑通一下摔在地上，可他们还会马上爬起来，继续漫无目的地乱跑，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看见这种景象，一般人肯定会觉得很荒唐。不过，波家的孤儿们却没怎么看那些孩子，他们都垂着头，只看着脚下长满青苔的地砖。

胆怯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它就像流沙，会突然间让人深陷其中，而陷到流沙里的人通常都要低头看脚下。在波家的孩子们来荒唐寄宿学校上学的第一天，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疑虑，所以三人都低头看着地上一片片的青苔，不愿抬头看别的东西。

其中他们绝对不愿看的就是紧跟在他们身后的坡先生了。“你们没落下什么吧？”坡先生一边问，一边对着一块雪白的手绢咳嗽。坡先生是一个银行家。在那场可怕的火灾之后，他就担负起照看波家遗孤们的各项事务。事实证明，这绝对是一个馊主意。坡先生倒是一片好意，不过一罐子芥末可能也

会有一片好意。而且说到保护这些孩子,坡先生可能还不比芥末强多少呢。维奥莉、克劳斯和萨妮早就知道他们什么也指望不上坡先生,他只会不停地咳嗽。

“没有,我们没落下什么。”维奥莉回答道。维奥莉是波家的老大,平时她从来不会胆怯。她喜欢搞小发明,要是你留心看,就会注意到她总是在思考她的最新发明。她常用一根丝带束住头发,免得思考时头发挡眼睛。每当维奥莉发明出什么新玩意的时候,她都会展示给她认识的人看,她的聪明灵巧每次都会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刻,她低着头,看着砖缝间的青苔,心里正琢磨一个能防止人行道上长青苔的机器。不过维奥莉现在太紧张了,所以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因为她在担心,要是所有的老师、学生或学校里的其他人都对她的发明没有兴趣,那可怎么办呢?

克劳斯把一只手搭在维奥莉的肩膀上,就好像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维奥莉感激地冲弟弟笑了笑。从小,克劳斯就知道,只要把手搭在姐姐的肩膀上,她心里就会觉得舒服些——当然,那手要连在一只胳膊上才行。要在平时,克劳斯还会说一些安慰的话,然而此时此刻,他和姐姐一样,也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克劳斯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看书。有时候清晨醒来,你会发现他带着眼镜睡在被窝里,那是因为他前一个晚上看书看得太累,睡觉的时候连眼镜都忘记摘了。现在,克劳斯看着脚下的青苔,想起他曾经看过的一本叫《神秘的青苔》的书,但是他现在胆怯得没敢提起,他也在担心,要是荒唐寄宿学校里根本没什么好书可看,那可怎么办呢?

波家最小的孩子是萨妮,她抬头看着哥哥姐姐。维奥莉对她笑了笑,把她抱起来。这是很容易的,因为萨妮还是一个小宝宝,只比一条面包大一丁点。萨妮也紧张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其实,就算她讲话,别人也听不懂她说的是什么。比如,如果她不是这么紧张的话,她会张开小嘴,露出四颗尖尖的小牙,说:“吗咬吗!”意思是“我希望学校有好多东西可以咬,因为我最喜欢咬东西了”!



The Austere Academy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这么安静，”坡先生说，“因为你们太激动了，我不会为此责怪你们的。我小时候也一直梦想着能上寄宿学校，可惜从来没有这个机会。说实话，我都有点嫉妒你们了。”

波家的孩子们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事实上，荒唐学校是一所寄宿学校，这一点正是让他们最不安的。要是这里没有人对发明感兴趣，要是这里没有什么书可看，要是这里不允许咬东西，可他们还要在这个地方忍着，不光是白天，而且连晚上都不能离开，那该有多烦人呀。这姐弟三人希望，要是坡先生真的嫉妒他们，那他还不如自己来上这个寄宿学校呢。至于坡先生在银行的工作，他们三个可以替他去做。但坡先生却接着说：“你们真幸运，可以来这样的学校。我给不止四所学校——打过电话，而这是惟一——所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同意一起接收你们三个的学校。荒唐寄校——人们都是这么称呼它的，好像是个外号——可是一所非常不错的学校哦。这里的老师都有很高的学历，宿舍的房间都装修得很精致。最重要的是，这里有一套非常先进的电脑系统，可以保护你们不受奥拉夫伯爵的伤害。尼诺副校长告诉我，他已经把奥拉夫伯爵的相貌——从他的独眉毛到他脚脖子上那个像眼睛一样的文身——全都输进了电脑程序里，所以未来的几年你们在这里会非常安全。”

“但是，电脑怎么能挡住奥拉夫伯爵呢？”维奥莉迷惑地说，仍然低头看着地面。

“那可是很高级的电脑呀，”坡先生说，就好像“高级”不是个简单的词，而是很详尽的描述似的，“你们的小脑袋就别再去担心奥拉夫伯爵了。副校长尼诺答应过我，他会把你们看得紧紧的。毕竟，拥有这么高级的电脑，荒唐寄校是不会让人随随便便在周围逛荡的。”

“走开，蛋糕虫！”那个粗鲁、野蛮又邋遢的小女孩又嚷嚷着从他们身边冲了过去。

“蛋糕虫是什么意思？”维奥莉冲克劳斯嘟囔着问，她知道克劳斯从他看的书里学了很多的生词。

“我不知道，”克劳斯说，“听上去好像不是什么好词。”

“蛋糕虫，多美妙的词呀，”坡先生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它令我想起了美味的蛋糕皮。啊，我们到了。”来到那条布满青苔的路的尽头，他们也就到了学校的门前。一看他们的新家，波家的三个孩子不禁吃惊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要不是他们一路都低着头看地面，他们早就瞧见整个学校的模样了。不过，老实说，这样的学校，还是越晚看见越好。通常，人们把设计房屋的人称为建筑师，不过设计荒唐寄宿校的那个人应该被称为“阴郁的设计师”。学校里几座楼歪歪斜斜地排着，每栋楼都是用灰暗的石块砌成的。要走到楼房那边必须穿过一道巨大的拱门。灰色的拱门在干枯的草地上投下一道弯弯的阴影，好像彩虹的形状，但却没有彩虹缤纷的色彩，只有灰色或黑色。拱门的上方是“荒唐寄宿学校”几个黑色的大字，此外还有“莫曼托莫利”几个小一点的字，看上去好像是这所学校的校训。然而，真正让孩子们感到惊愕的并不是这些建筑本身，而是楼房的形状——长方形的楼上有一个圆形的顶。这古怪的形状，只能令孩子们想起一样东西。在他们眼中，每座楼都像是一座巨大的墓碑。

“这些建筑可真古怪，”坡先生评头论足地说，“每座楼都像是一座坟墓。先不管这些啦，你们先到副校长尼诺的办公室去报到吧。在办公楼的第九层。”

“您不和我们一起去吗，坡先生？”维奥莉问。维奥莉今年十四岁，她知道十四岁的孩子应该可以一个人去校长办公室了，然而现在，如果没有大人陪着，她可真有点不敢走进这样一个阴森森的学校。

坡先生冲着手绢又咳了一阵，顺便看了看手腕上的表。“恐怕不行了，”他咳完后说，“银行上班的时间已经到了。我和副校长都讲好了。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随时与我和我的助手联系。好了，你们去吧。祝你们在荒唐寄宿生活得愉快。”

“我们会的，”维奥莉说，努力装出一副很勇敢的样子，“谢谢您为我们做

The Austere Academy

的一切，坡先生。”

“谢谢您。”克劳斯也说，还握了握这位银行家的手。

“太吗乏。”萨妮说，这是她说谢谢的特有方式。

“你们不用这么客气，”坡先生说，“再见。”他向波家兄妹点了点头，维奥莉和萨妮目送着他沿着那条布满青苔的路慢慢走远。他一路上还小心翼翼地躲着那些来回乱跑的孩子。然而，克劳斯却没有看坡先生，他在看那道巨大的拱门。

“也许我不知道蛋糕虫的意思，但我能译出那行校训的意思。”克劳斯说。

“看上去不像是英文。”维奥莉盯着那行字说。

“咋咯。”萨妮表示赞同。

“对，”克劳斯说，“那是拉丁文。不知为什么，很多校训都是拉丁文的。我懂的拉丁文不多，可我记得在一本关于中世纪的书里看见过这个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这段校训可就怪了。”

“是什么意思？”

“要是我没弄错的话，”克劳斯说，“‘莫曼托莫利’的意思是：记住，人终有一死。”克劳斯是很少会弄错的。

“人终有一死。”维奥莉低声重复道。姐弟三人不由得互相靠近了些，仿佛感到了一阵寒意。当然，每个人迟早都是要死去的。吹单簧管的乐师会死，你和我也会死。也许，此时此刻在你居住的街区，有一个人过马路之前忘了先左右看看，他在几秒钟之内就会被一辆公共汽车撞死。每个人都会死，但没多少人希望别人常提醒他这个事实。这些孩子们当然也不愿总想着他们会死，尤其是当他们走在那个拱门下面的时候。而且，从波家兄妹走进这个巨大的墓地的那天起，他们就根本不需要别人来提醒他们这个事实了。



第二章

波家的孤儿们来到了副校长尼诺的门口。这时，他们不禁想起爸爸去世前几个月跟他们说过的一件事。那时候，每当爸爸妈妈晚上出去参加活动的时候，孩子们都会自己呆在家里。维奥莉和克劳斯会先下几盘象棋，萨妮在一边撕旧报纸，然后他们就在阅览室舒适的沙发上看书。小萨妮会看些图画——看着看着就蜷在沙发上睡着了。爸爸妈妈回来的时候把孩子们从睡梦中叫醒，跟他们讲讲晚上发生的事，然后再送他们上床睡觉。有一天晚上，爸爸妈妈出去听管弦乐演奏会，三个孩子像往常一样在家。可是，那天还没等到他们蜷在沙发上睡着，爸爸妈妈就提早回来了。爸爸站在阅览室的门口，说了句他们一直没有忘记的话。“孩子们，”爸爸说，“世界上最难听的声音莫过于一个不会拉小提琴的人却偏偏死命要拉时弄出来的那种噪音。”

当时听了这话，孩子们只是格格地笑。此时，他们站在尼诺副校长的办公室门口，听到



The Austere Academy

里面传出来的声音，突然意识到爸爸说得有多么准确。刚走到那扇厚厚的木门前时，里面的声音听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小动物在发脾气。但贴近了仔细一听，孩子们马上意识到，里面有一个不会拉小提琴的人正死命地在拉琴。那声音一会像厉声尖叫，一会哭啦啦，一会像猫爪子挠玻璃，一会又像是痛苦的呻吟，还有好多其他难以形容的可怕噪音。维奥莉实在听不下去了，终于鼓起勇气敲了敲门。她不得不敲得很大声，不然根本盖不过里面那刺耳的小提琴声。敲了好半天，大木门终于开了一条缝，露出一个高大男人的身影，他下巴底下夹着一把提琴，怒气冲冲地望着孩子们。

“谁这么大胆，居然敢打搅一位天才的练习！”那个男人吼道，声音又高又急，令本来已经鼓起勇气的孩子们又胆怯起来。

“我们是波家的孩子，”克劳斯低着头轻声说，“坡先生叫我们直接来办公室找尼诺副校长。”

“坡先生叫我们直接来办公室找尼诺副校长，”那人捏着嗓子用尖尖的声音学道，“好吧，进来进来，这个下午又完蛋了。”

孩子们走进办公室，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学他们说话的人。他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棕色西服，衣服上还沾着些黏糊糊的东西，戴着一条有蜗牛图案的领带。他的鼻子又小又红，就好像有人在他那张长满雀斑的脸上安了一颗樱桃那么大的西红柿。他的脑袋差不多全秃了，只剩下四缕头发。他把这四缕头发用几根旧橡皮筋在脑袋上扎了四个小辫儿。波家的孩子们从来没见过这种模样的人，实在不想再看下去了，可这间办公室又小又窄，除了这个人也再没什么其他东西好看了。办公室里有一张金属的小桌子，桌子后面有一张金属的小椅子，桌面的一边还有一盏金属的小灯。办公室有一扇窗户，窗帘的图案和他那条领带一样，也是蜗牛。其余的就只剩下一件东西了，那是一台亮晶晶的电脑，像只大蛤蟆一样蹲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

那台电脑有一个灰色的空白屏幕和几个红色的按钮，红得就像那个扎小辫的男人的鼻头。



“女士们,先生们,”那人高声宣称,“尼诺副校长驾到!”

屋里一阵寂静,孩子们环顾了一下这个小房间,心里纳闷这位尼诺一直藏在哪儿。他们扭过头望着那个小辫男人,只见他把双手高高地举在空中,手里的提琴和拉弓都快碰到天花板了。孩子们这才明白,原来这个人这么隆重介绍的就是他自己。尼诺憋了一会,然后不满地低头看着波家兄妹。

“按惯例,”他严厉地说,“一个天才出场的时候,你们应该鼓掌。”

当然,惯例不一定就是应该做的事。比如,海盗抢东西也是延续了几百年的惯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去袭击商船,抢人家的财物。不过现在,尼诺副校长的样子很吓人,孩子们觉得这次还是遵循传统的好。所以,他们开始拍手鼓掌,直到尼诺副校长鞠了好几个躬,最后坐到椅子上,他们才停下来。

“非常感谢!欢迎你们来到荒唐寄宿学校,等等等等,”他说,用“等等”来表示他实在懒得把这句话说完整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同意接收你们三个孤儿,我绝对是帮了坡先生一个大忙。他向我保证你们不会给我添麻烦,不过我自己做了些调查。你们换了一个又一个的监护人,灾祸总是一个连一个。顺便说一句,‘灾祸’的意思就是麻烦。”

克劳斯早就知道“灾祸”的意思了,但他没吭声,只是说:“对我们来说,灾祸就意味着‘奥拉夫伯爵’。我们以前的几个监护人遇到的不幸,都是他造成的。”

“我们以前的几个监护人遇到的不幸,都是他造成的,”尼诺用他那让人讨厌的腔调学道,“老实说,我对你们的问题根本不感兴趣。我是个天才,除了拉琴,我没有时间理其他的事。让人非常郁闷的是我还得在这里担任副校长的职务,因为还没有一个管弦乐队能够欣赏我的才华。所以我不能再听三个讨厌的小孩的麻烦事了,这只能让我更加郁闷。不管怎么样,在荒唐寄校这里,你们可没理由把自己的问题推到这个奥拉夫伯爵身上了。你们瞧。”

尼诺副校长走到电脑面前,没完没了地按其中两个按键。荧光屏亮起了

The Austere Academy

晕晕乎乎的绿色光，就好像这电脑晕船似的。“这是台挺高级的电脑，”尼诺说，“坡先生把所有你们说的那个奥拉夫伯爵的必要资料都告诉了我，我把它们都输进了电脑程序。瞧见了吗？”尼诺按了另一个键，奥拉夫的一张小照片就出现在屏幕上。“现在，这台高级的电脑已经认识他了，你们不用再担心了。”

“可是，一台电脑怎么能挡得住奥拉夫伯爵呢？”克劳斯问，“不管屏幕上出现什么，他还是可以出现，还是可以干坏事呀！”

“我根本就不该跟你们费这些口舌！”副校长尼诺说，“像你们这样缺乏教育的人根本无法理解我这样的天才。不过，我们的学校会好好教你们的。为了教育好你们，就算拧断你们的胳膊我也在所不惜！提起这事，我最好还是带你们到处看看。到窗子这边来。”

波家兄妹走到窗边，望见下面褐色的草坪。从九楼这里看下去，下面乱跑的孩子就像是一只只小蚂蚁，刚才走过的那条路好像是一条别人丢弃的破带子。尼诺站在三兄妹的身后，用他的提琴指着外面的景物。

“你们现在所在的这栋楼是办公楼。所有学生都禁止入内。今天是你第一天上学，所以我姑且原谅你们。不过要是再让我在这里看见你们，你们就要被罚款吃饭时不许用银刀叉。那边那座灰楼是教学楼。维奥莉，你跟着理莫拉先生在一号教室上课，克劳斯，你跟着白丝太太在二号教室上课。记住了吗，一号教室和二号教室？要是你们觉得自己记不住，我有毡头墨水笔，可以用永久墨水在你们手心里写上‘一号教室’和‘二号教室’。”

“我们能记住，”维奥莉连忙说，“那——萨妮在几号教室呢？”

尼诺副校长站直了身体，把他自己撑到五英尺十英寸那么高，说：“荒唐寄校是一所校风严谨的学院，不是幼儿园。我告诉过坡先生，我们会给这个小不点房间住，但是没地方给她上课。所以，萨妮将被雇为我的秘书。”

“啊嘎？”萨妮疑惑地问。“疑惑”在这里的意思是“难以相信的”，而萨妮说“啊嘎”，其实是想说：“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

“可是萨妮还只是一个小宝宝呀，”克劳斯说，“小宝宝不应该工作呀。”

